

飘雪楼主 著



我在矿山 挺好的

这是一次人生苦旅，
也是一种浴火蜕变；
它赐给你痛苦，
也赐给你快乐。

目录

我在矿山 挺好的

飘雪楼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矿山挺好的 / 飘雪楼主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08-7043-2

I. ①我… II. ①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5807号

我在矿山挺好的

出版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傅 婷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9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初到矿山 / 001
- 第一次下井 / 013
- 情非得已 / 022
- 伤离别 / 036
- 当暴雨来临时 / 047
- 往事悠悠 / 054
- 惊鸿一瞥 / 062
- 人生转机 / 069
- 痛苦抉择 / 078
- 转角遇到爱 / 092
- 幸福来敲门 / 102
- 左手情右手爱 / 113
- 突如其来 / 130
- 红媒宴 / 141
- 爱要怎么说出口 / 153
- 冰火两重天 / 162
- 剪不断理还乱 / 178
- 否极泰来 / 193
- 惊天秘密 / 207
- 交易 / 222
- 大主宰 / 232
- 最后一堂课 / 246
- 错字风波 / 254
- 意乱情迷 / 266
- 喜忧参半 / 279
- 坚强的理由 / 292
- 睹物思人 / 299
- 红色力量 / 318
- 没有硝烟的战斗 / 328
-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 338
- 真情对对碰 / 348
- 沉默是惊 / 359
- 渴望 / 368
- 拓出艳阳天 / 380
- 尾声 / 393

初到矿山

(1)

刚刚进入六月，天空早已收起了春的温和和妩媚，露出霸道而又火暴的面目。火辣辣的太阳不间断地吐着火星子，空中没有一片云，没有一点风，地上已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已经热得发了狂。

柏油马路被晒得软软的，发出惨白色的光芒，坐在大巴里的郭小杰觉得憋气，迷迷糊糊的把头探出车窗外去，想呼吸一下凉风快意，不料，他的头刚露出一半，一股热浪排山倒海般袭来，吹在他脸上火辣火辣的，唬得郭小杰赶紧把头缩回了窗内。他用手摸了摸脸庞，心里嘀咕道：“这贼天气，都出不了门了。”回头再看，前后左右的乘客大都斜靠着闭目养神，有的人张大了嘴，口水流了三尺长，还有的发出山崩地裂的呼噜声，和疾驰的车轮声构成了独特的交响曲。

见车内实在没有好风景可看，郭小杰又望向了窗外，远处的群山巍峨起伏，近处的稻田里金黄色一片，在阳光的照耀下，越发显得迷人……恍惚中，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红裙子、头扎小辫子的女孩，她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她轻启玉唇，声音如百灵鸟般动听……

“小杰，我渴了，我要吃冰激凌！”

“小杰，我累了，借你的肩膀给我用一下吧！”

“小杰，我做梦了，借我一双隐形的翅膀，我想飞到天上去！”

“小杰……”

“小杰，你在发什么呆啊，看你这失魂落魄的痴呆样，又在想嘉嘉了吧？”坐在郭小杰旁边的原本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的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睡醒了，见郭小杰望着车窗外发呆，他扶了扶眼角的银边眼镜，一边说着，一边毫不留情地一巴掌拍在郭小杰大腿上。

“啊。”郭小杰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嗔怪道：“尹波啊，

想拍死人不偿命啊？你下手这么狠，想谋杀布衣啊？”

尹波和郭小杰既是同学，又是挚友，在学校被同学们戏称为“穿一条裤子”的人，两人平时喜欢开玩笑，又都喜欢看《三国演义》。这“布衣”两个字源于诸葛亮所作的《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喻义为一穷二白。两人没事时总拿“布衣”当口头禅来用。

“臣本布衣，乐躬耕于煤海。”尹波一边说着，一边把郭小杰拉“入座”，笑吟吟地说：“我这一拍跟你拍拍身上的灰垢差不多，哪有这么夸张，要在车上又蹦又跳吗？我的手再重也比不上嘉嘉的‘拂花手’啊。她一抬头，某人的头便低得快要碰着地了；她一招手，某人跟吃了兴奋剂一样赶紧奔去；她一甩手，某人千方百计地变着魔术逗哄她……”

还没等尹波说完，郭小杰就给了他一顿拳头的“狂风骤雨”，尹波只有求饶的份了。两人嬉闹了一阵，尹波从背包里拿出一盒糕点，递一块给郭小杰。郭小杰摇了摇头，说：“你吃吧，我没胃口。”

“这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这样不吃不喝，是不是想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爱的最高境界啊？上车前，嘉嘉特别吩咐我，如果不能照顾好你，回头拿我是问。我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你的野蛮女友啊，所以这糕点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郭小杰还是摆手，说：“你少拿嘉嘉来唬我，我又不是吓唬大的。要知道咱们到煤矿来，是来吃苦的。吃糕点先甜后苦，这可不是好现象哦。”

“小杰，你说，我们当初选择到江煤集团，选择到江大能源工程学校进修半年，选择到煤矿来工作，这步棋是对还是错呢？”

“怎么，还没到矿区，就后悔了？”

“后悔谈不上，就是感觉心里没底。听说煤矿又脏又苦又累，很多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都选择到大城市里去淘金，我们却选择到这穷乡僻壤去挖煤，别人都笑话我们是另类啊。”尹波原本嬉笑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路在脚下，要自己去延伸。父母不能理解，亲人不能理解，同学不能理解没关系，但我们一定要相互理解才对。”郭小杰说着，眼睛渐渐湿润了起来。是啊，作为家里的独生子，他从小乖巧听话，勤奋刻苦地读书，顺利地考入了江南省的名牌大学——江南农业大学。对此，父母笑歪了嘴，逢人便把儿子的喜讯向外人鼓吹，他们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但是，就在郭小杰毕业实习那一年，他和尹波一同去逛街，正巧碰到江煤集团举行的现场招聘会，出于好奇，两人都报了名，结果，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的他们，居然通过笔试和面试，双双被选中，成功入选100人的名单。

按照江煤集团的招聘流程，被选中的100人，要先到与江煤集团联合办学招生的江南大学能源工程学院进修半年，然后作为“特殊人才”分配到江煤集团所管辖的分布在江南省各地的原煤单位，从而开启他们的煤海之旅……

在签协议时，郭小杰的父母坚决反对，但一向乖巧听话的郭小杰这一次却选择了叛逆，毅然和江煤集团签下了合约。原因有三点：一是从小喜欢文学的他在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时便对书中介绍的煤矿很是神往，觉得这是锻炼人的好地方。二是在应聘时，现场活跃热闹的招聘场面感染了他，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三是他的好友尹波同样毅然选择了江煤集团。

而尹波之所以选择江煤集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家里穷。从小穷惯了的他，觉得去煤矿工作，算不了什么。郭小杰也选择煤矿时，尹波心里多少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好朋友。因此，见郭小杰望着车窗外发呆，以为他产生了什么悲观情绪，所以试探性地“询问”他。

事实上，尹波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对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再到选择工作单位时也在一起的同窗好友，当真印证了形影相随这句话。而在江大进修的半年，通过对地测等知识及煤矿知识的学习，郭小杰已对煤矿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执着和追求。

结业后，江煤集团在对100名特招生进行分配时，他和尹波再一次机缘巧合地分配到了一起，被分到江煤集团所管辖的江南省最南端的一个叫河狮矿业公司的单位。不过，公司虽然一样，但所分到的矿井却不一样，郭小杰被分配到河狮矿业公司所属的棋井盘煤矿，而尹波则是与之相隔数十里的周家坳煤矿。

“要是在那里吃不消，我们到时候就一起回省城吧。”尹波沉默半晌，突然没来由地说了这么一句。

“咱们刚来，连煤矿是啥样子都还没看到，就准备打退堂鼓，这可不是我所认识的波波的做事风格啊。”郭小杰当然知道尹波心里主要是担心自己，傲然道，“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选择了煤矿，就不要打退堂鼓。波波，我们来个约定，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言退缩，都要坚持下去。”

郭小杰说着举起一只手，尹波犹豫了一下，也举起了一只手，两只手重重地拍在了一起。

(2)

大巴到楚南市时，已近傍晚时分，夕阳温柔地亲吻着世间万物，金黄色的光芒

显得格外迷人。尹波早已重新入睡，只有郭小杰怔怔地望着窗外，欣赏着夕阳的美景。但随着暮色的加浓，他的眼神越发显得焦虑起来。

“师傅，还有多久才能到江风县？”郭小杰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六点半，便问车上的售票员。

“不用多久了，个把小时就到。”四十岁开外的售票员操着浓重的楚南口音说，语速很快而且尾音重，一般人很难听得懂这样的方言。好在以前郭小杰读大学时，有几个楚南这边的同学，当时好奇之下还跟他们学过楚南方言，此时却派上了用场，他用楚南话说：“还要一个小时啊，那不都天黑了吗？”

“你是来这里走亲戚的吧？”

“我要到河狮矿业的棋井盘煤矿去。”

“这个时候去棋井盘啊？”售票员一边打量着郭小杰，一边摇着头道，“从江风县到河狮矿业公司要二十来分钟，从河狮矿业公司到棋井盘煤矿要四十来分钟，这车程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关键是我们到江风县时天就黑了，到时候可能就没有车了，打的又贵又不划算，不如等到了江风县，先在县城住一晚，明天再去棋井盘……”售票员正好心地喃喃自语，郭小杰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您好。”

“请问是郭小杰先生吗？”

“是，请问您是哪位？”

“小杰，你好。我是棋井盘煤矿的党支部书记，我叫白磊。我代表棋井盘煤矿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来时，大家就各自所分配的矿区主要领导进行了一番“刨根问底”，郭小杰当然知道自己所分配到的棋井盘煤矿的矿长叫毛红林，党总支书记叫白磊，此时当然惊喜交加：“谢谢白书记，我初来乍到，对煤矿还只是个门外汉，到时候还请您不吝教诲……”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懂礼貌，又谦逊……”电话那边的白磊赞叹一番后，问道，“你现在到哪了？”

“刚过了楚南市，到江风县还要个把小时。”

“哦，好。我和周家坳煤矿的康书记在江风县汽车站等你们，尹波和你在一起吧。”

“对，他在我身边。”

“他的手机打不通，你把手机给他，康书记有话要对他说。”

尹波这时早已被他的电话吵醒了，他用手擦了擦惺忪的睡眼，强打起精神，拿过电话，刚说了个“喂”字，康子书极富磁性的声音便传来了。

“尹波啊，欢迎你来河狮矿业公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在江风县汽车站为你俩接风，快到时打电话给我们……对了，你们肚子一定很饿了吧？我们已备好饭菜，先填饱肚子再说……”

康子书不愧是当领导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尹波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好不容易挂了电话，尹波笑着对郭小杰说：“命苦的人就是命苦，我怎么就没有分配到棋井盘煤矿啊，你看看，这个康书记说话这么婆婆妈妈，以后我可有得受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看你们两个刚好趣味相投啊。”郭小杰笑道。

尹波“啐”了一口，嬉笑道：“看样子嘉嘉不但教你跳舞了，而且还教会你要嘴皮子了，真是孺子可教也。”尹波摇头晃脑起来，气得郭小杰横眉瞪眼的。

两人说说笑笑，汽车在走过一段“野旷天低树”的路段后，突然变得豁然开朗起来，透过路灯，“欢迎您进入江风县”八个金黄大字清晰可见。

郭小杰四处张望着，想从感观上寻找这个县城的品位，得出的初步印象是：街道整洁，餐馆林立，饮食业应该发展得很好。车子一阵左拐右绕，郭小杰想起白磊的叮嘱，掏出手机正要拨号码时，汽车突然一个急拐，他重心不稳，身子一个趔趄，手机掉到座位上，幸亏尹波抓了他一把，才没有跌倒。郭小杰捡起手机，正要发牢骚，就听见售票员站起来说：“前面就是江风县汽车总站了，各位旅客请准备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切勿遗忘丢失……”郭小杰心想，刚才只不过是司机转弯时的无心之过，到嘴的牢骚话也就咽下去了。

郭小杰和尹波两人所带的行李并不多，都是一个大背包而已。随着人流刚下车，立即有人上前道：“两位去哪里，要不要车，我们的价格很便宜，十块钱可以绕着江风县转一个圈……”

“谢谢，我们不需要。”尹波操着普通话说。他们一听，就知道是远道而来的，于是更加来劲了，又上来几个中年妇女，连拉带扯。

“这么晚了，要睡旅馆吗？我们那里挺便宜的，十块钱一晚上。”

“要吃饭吗，两菜一汤，才十块钱……”

郭小杰和尹波想要挣出他们的包围圈，但两人都提着重重的行李，又被他们连拉带扯的，哪里出得去？

“干什么？强买强卖吗？”正在这时，只听见传来一声声嘶力竭的暴喝，围观的人被唬住了，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但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和一个白净儒雅的中年汉子冲进人群，那伙人眼看做不成“生意”了，立马作鸟兽散了。

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问道：“你们两个就是郭小杰和尹波吧？”

郭小杰和尹波应着，忙向白磊和康子书问好。白磊笑道：“刚刚没有吓坏你们两

个吧？”说完看了看四周，接着道，“江风县这股拉客之风该杀杀了，这样子，外地人哪里还敢来啊。”

“这些是政府部门管的事。”康子书接过话说，“别光顾着说话啊，两位年轻人饿坏了吧，先吃饭再说。”

“对，你看我，差点忘了正事。我们在路边土菜馆已经订了一桌饭菜，来，来，来，这边走。”走出汽车站大门，左拐不到五十米，白磊和康子书领着郭小杰和尹波走进了一家“来是客土菜馆”。店子虽然不是很大，但生意却异常火爆，店里的坐椅上几乎都坐满了人，显然这家店子是沾了汽车站附近这个位置的光。

“服务员，215包厢马上上菜。”白磊冲着服务台叫道。

“好的。”一名服务员应道。

这里所谓的“包厢”，只不过是一间用木板隔开的简单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大圆桌、几张凳子和一台简易的电风扇，别无他物。

“本来要去好一点的地方，但考虑到你们肯定很饿了，所以就选了这个最近的饭店，虽然简陋了点，但菜的味道还可以，你们就将就着吃吧。”白磊说着引领郭小杰和尹波入座。

“谢谢。”郭小杰道。

“你们太热情了，这么远来接我们。”尹波道。

“这是应该的。”康子书拍了拍尹波的肩，笑道，“你们千里迢迢而来，辛苦了啊。”

吃完饭，白磊对康子书说：“时候不早了，你带着小尹回周家坳。我和小郭回棋井盘，改天有空再好好聚聚。”

“好的，晚上小心点，一路顺风。”康子书伸出手来，和白磊握了握手，又和郭小杰握了手。白磊同样伸出手热情地跟尹波握了手。

郭小杰和尹波眼看这么快就要“分道扬镳”了，心里虽然有点不舍，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相互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然后钻进了各自的车子。

车子驶出县城，便朝一条山间小路驶去，山路虽窄，但好歹是水泥马路，且晚上车辆少，因此，开车的谭师傅开得很快。

“谭师傅，慢点开，别着急哦，现在才八点多，到矿区也就九点左右，我们搞煤矿的都讲究预防为主，安全第一嘛。”别看白磊长得五大三粗，但说起话来，却不急不缓，颇具领导风范。

“白书记放心，这条路我都是轻车熟路了，不会有事。”谭师傅说着，看了郭小杰一眼，问道，“小郭坐这样的山路车，不习惯吧？”

“没事。”郭小杰自和尹波分别后，没来由地伤感起来，机械地回答着。

(3)

车子转来转去，也不知道转过了多少山路，白磊说道：“小郭，前面就是棋井盘煤矿了。”郭小杰放眼望去，原本漆黑的山区突然呈现出一片连绵起伏的光亮来，但见错落有致的楼房依路而建，纳凉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屋前侃侃而谈，欢声笑语清晰可闻。

谭师傅明显减慢了速度，小心翼翼地穿过道路的减速带，矿区的居民显然对这辆车极为熟悉，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朝他们挥着手，白磊按下车窗玻璃，向他们挥手回应着。上了一个陡坡后，出现一座拱形的大门，上面写有“棋井盘煤矿”五个雕金大字。门楣两侧是一副对联，左联写道：刻苦攻关，满山珍宝。右联是：安全生产，遍地乌金。在灯光的照耀下，龙飞凤舞的字发出金黄色耀眼的光芒。

大门进去，是一片整齐划一的绿化带，再过去，是一个硕大的篮球场。篮球场里面是一座两层高的楼房，车子顺着水泥路，停到了楼房下。令郭小杰惊讶的是，楼下俨然站着一群人，齐刷刷地盯着他们坐的这辆车。

“小杰，毛矿长都亲自出马了，接待你的规格真的很高哩。”白磊笑着打开车门下车。

这么晚了，毛红林居然亲自带领矿领导“恭迎”他的到来，这样的待遇真是出乎郭小杰的意料，他原本对白磊到县城去接他就已经很感动了，此时更觉得受宠若惊。于是，郭小杰赶紧整理衣冠，随着白磊下了车。

“这位就是郭小杰同志。”白磊介绍道。

“欢迎，欢迎。”众人齐鼓掌。

“这位是毛矿长，这位是安全副矿长伍矿长，这位是矿技术总工贺总，这位是矿行政办宋斌主任，这位是党总支干事何耿主任，这位是……”随着白磊的介绍，郭小杰一一和众人握手。

随即，郭小杰在众人的指引下来到二楼的接待室，接待室朱红的椭圆形桌上摆满了各色瓜果点心。入座之后，郭小杰这才仔细打量起棋井盘的“当家人”毛红林来。

但见毛矿长约莫五十岁，人很清瘦，额头上的头发稀疏，皮肤黝黑黝黑的，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煤”和“矿”这样的字眼，唯独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发出犀利的光芒，让人不敢与之长久对视。

“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棋井盘第一位大学生的到来。”毛红林话语一出，顿时响起了掌声。

“矿山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打交道的都是矿工子弟。郭小杰同志作为我们集团公司重点培养的大学生，作为特殊人才，来到我们这种穷乡僻壤的矿山，很难得啊。下面有请郭小杰同志谈谈自己的感想。”毛红林说完把目光转向郭小杰，众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郭小杰毕竟是刚刚年满22岁的小伙子，面对这样盛大的场面和众人期待的目光，他的脸一下红了，一时竟不知所措。

“不用怕，都是一家人，就像聊家常一样嘛。”坐在郭小杰身边的白磊，轻声对他鼓励道。

郭小杰闻言勇气大增，抿了一下嘴唇，说道：“谢谢毛矿长、白书记和各位领导的热情招待。我初来乍到，还是一张白纸，还得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帮助我。我希望能在这个大家庭里，把我这张白纸描绘成五彩缤纷的水墨丹青，实现人生的梦想。”

“好，说得好。”毛红林一声好，众人又是一阵掌声。

“到矿山都得有个熟悉的过程，而要熟悉矿山，下井是最重要的。根据集团公司的安排，你们这批大学生到了矿区后，先安排到井下实习半年。这半年可能要吃不少苦，受不少累，甚至是委屈。但我今天当着众人的面承诺，我们绝不会亏待你，待实习期满后，正式分配工作时，我们一定会把你分配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待遇也会按管理人员的薪酬计算……”毛红林说到这里顿了顿，话锋一转，“小杰这半年实习期很重要，要多学点井下知识，为以后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我想把培养小杰这个重要的工作任务交给贺总，不知道贺总有没有信心带好这个徒弟？”

棋井盘煤矿的技术总工叫贺连群，虽然是个矮胖子，但在煤矿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煤矿生涯和经历相当丰富，先后干过小工、大工、班组长和各种技术岗位，在棋井盘煤矿算是中层骨干，此时听到毛红林的安排，立马接话道：“我是个粗人，也没正儿八经地带过徒弟，看样子这个任务不但光荣而且艰巨啊。”

“这么好的任务哪个不想，功成名就时别忘了分一杯羹给我们啊。”白磊笑道。

“在培养小杰上，白书记的责任当然也不可少。日常生活等有劳白书记多费下心。另外，伍矿长有空也要多带带小杰。”毛红林的安排很细致，可谓面面俱到。等安排完后，他这才抬头看了看挂在会议室墙角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晚上十点，于是说：“好了，时候不早了，白书记给小杰安排食宿事宜，明天小杰听候贺总安排，散会。”

众人离场后，郭小杰刚出招待室，白磊对他说：“小杰，你的住宿我们早已安排好了，就在职工宿舍二楼的208室，床和被子都铺好了，澡堂在一楼，是公共的，条件比较简陋，将就点哦。”说完朝一个戴眼镜的三十岁开外的小伙子说：“何耿，

你带小杰去宿舍吧。”

何耿一只手提着一个茶壶，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闻言接话道：“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说着，把手中的东西飞快地放在招待室旁边的办公室，然后领着郭小杰下了楼，谭师傅早已拿着小杰的背包在楼下等候多时了。

“谭师傅，辛苦您了，我来提，时候不早了，您赶紧休息去吧。”郭小杰说着伸手去拿包，却被何耿抢先一步拿住了包。

“你奔波了一整天，还是我来代劳吧。”何耿不由分说，提起包跨开步子朝篮球场走去。郭小杰跟着他穿过篮球场，前面是一片低矮房，再转过一个弯，便看到了居民区。

何耿指着居民区右侧的一栋高楼说：“这是我们矿里的职工宿舍。你先将就着住，集团公司已经拨了专款建人才楼，专门给你们这样的大学生居住，到时条件就大大改善了。”

“我只要有地方住就行，没这么多讲究的。”郭小杰抬头望去，但见“职工宿舍”共四层楼，虽然不是很高，但外墙都粉刷一新。只是楼里每层楼稀稀拉拉地亮着灯，显然住的人并不多。

“这里住的都是矿里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层人员。矿里分三班倒，有的上晚班了，有的早已睡了，所以看起来有点冷清。但实际上，这栋楼都住满了，你这间房子还是昨天临时腾出来的。”

“这怎么行？”

“没事，我们矿区里有的是老房子，挤挤没关系的。”两人上了二楼，打开宿舍门，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木桌子和一把木凳子，摆设虽然简陋，但很整洁。郭小杰摸了摸被子和枕头，清爽柔软，显然是新换的。

何耿把背包放下：“卫生间在门后，澡堂在一楼过道口，这么热的天气，出了不少汗吧，我带你去冲凉吧。”

“谢谢，不用了。我等会儿自己去冲个凉就是，就在楼下，又不是很远。”

何耿见郭小杰一脸的坚决，也没再坚持，跟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又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他，这才挥手告别。

(4)

郭小杰以最快的速度冲完凉上来，打开手机，时间显示已经到了晚上10点半，赫然发现居然有12个未接来电，不由心中一惊，再按查看键，其中三个显示“家里

人”，其余显示的都是“嘉嘉”。

他很纳闷，怎么没有听到手机响声呢？再一查声音按钮，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机已调为静音了。郭小杰猛然想起快到江风县时掏手机准备打电话给白书记，因为大巴突然急转弯他差点摔倒，手机摔到座位上去了……对了，应该是这一摔无意中把手机弄成了静音。是啊，这么晚了，还没有跟爸妈报平安呢。还有嘉嘉，一定对我牵肠挂肚了吧？

嘉嘉全名叫胡嘉嘉，和郭小杰是江南农业大学的同学，两人属于一见钟情的类型。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大学第一天，认识的就是胡嘉嘉，当时他和尹波在新的环境左看右看，新鲜而又兴奋，于是又嬉笑着打闹起来，结果狂奔的郭小杰不小心撞到了胡嘉嘉，接下来的故事很老套，就是这一撞，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第二天在学校的食堂，两人再度不期而遇，于是攀谈起来，并且互留了电话。再后来，两人经常联系，再后来，两人相爱了……人生就是这样，当缘分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有时候，郭小杰真的很感谢老天，让他认识这么一个既美丽聪明、古灵精怪，又大方活泼的好女孩。事实上，两人相依相伴，度过了三年多的美好时光。郭小杰觉得这是人生记忆中最美好最有价值的时光。然而，两人的分歧来自毕业时的选择。胡嘉嘉希望他考研、当白领，或是到他爸公司工作，结果郭小杰却选择了一条羊肠小道——煤矿。

对于郭小杰的选择，胡嘉嘉感到不可思议。是啊，什么都不缺，好工作有的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样一个和脏苦相交的高危行业呢？

最终，当郭小杰和尹波去星雅市二十公里外的江大能源工程学院进修时，无奈的胡嘉嘉只好在星雅市一家IT公司当了一名白领。

然而，时间和距离却不能阻隔这对情侣对爱的执着和延续，这期间，两人因为距离产生美，情更深爱更浓。但甜蜜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因为半年的学习培训结束后，郭小杰将要被分配到江南省最南端的楚南市一个小煤矿实习，胡嘉嘉不干了：“你究竟是选择我，还是选择当矿工？”

这是郭小杰记忆中和胡嘉嘉相识以来第二次大争吵，第一次是他选择到江煤集团进修时，如果说当时的胡嘉嘉还属于“口头警告”，那么这一次就属于“严重威胁”了。

当时，郭小杰是这样说的：“通过这大半年的学习和了解，我觉得江煤集团是个不错的企业，而且我也学到了不少跟煤矿有关的知识。再说，到煤矿当矿工又怎么了，是金子到哪里都可以发光，我相信我到了煤矿，也一定能闯出一番新天地来。”

“只怕你自信得过了头。”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胡嘉嘉表态：“给你一年时间，如果一年没能混出名堂来，那就必须选择回来。”对此，郭小杰只能无条件地答

应。的确，相对于农民家庭出身的郭小杰来说，胡嘉嘉属于典型的“富二代”，她父亲是个体经商老板，家产过百万。能找到这样长得既漂亮家里又殷实的女友，在外人看来，郭小杰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唯有郭小杰自己知道，他最初选择追求胡嘉嘉并不是看中胡家的钱，而是相中她的人。他觉得她知书达理、温柔大方，他觉得她是完美无瑕的，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所以心里一直暗暗发誓，要用尽一生全部的力量好好照顾她一辈子。

然而，刚走出校门，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选择了江煤集团，选择了和胡嘉嘉背道而驰。看着胡嘉嘉泪雨滂沱的样子，他也觉得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她。

此时想起胡嘉嘉，郭小杰的心里就乱得像一团麻，千般思绪，万般无奈，化成不可磨灭的点滴。良久，他回过神来，赶紧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先以最快的速度和家人报平安，然后马上拨通胡嘉嘉的电话。

“是我，嘉嘉，这么晚还没睡啊。”

“你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啊，你不知道我好担心你，我……”电话那头胡嘉嘉的声音略带哭泣，显然一直在担心着他。

“别哭，乖，小宝贝。我挺好的，在路上手机没信号，后来快到站时又无意中弄成了静音，所以你的电话没有听到……”

“这么久了也不看手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想我……”

“我，我，不是这样的，嘉嘉，你听我说……”郭小杰柔声道，“我一下车，矿里的领导就来接我了，到了矿里，矿领导又给我开了个接风会，这不都被弄得云里雾里……我刚刚才冲完凉，不是马上就打电话给你了吗？”

“好了，你一路平安就好。你不知道，你不在身边，我好害怕，好孤独，好无助。”

“别这样，我过几天就去看你。”

“对了，下个月就是我爸的生日，你不会忘了吧？”

“我知道啊，你上次说了呀。”

“那你到时抽时间来吗？”

“这个……”郭小杰想了一下，心里没有把握，于是接着说，“到时候再说吧。我刚到这边，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呢。”

“还有什么好情况，到时候又说太忙，抽不出身了。还有，就算抽出身来，满身都是煤灰味，黑不溜秋的，怕也是见不得人吧……”

“你，你，你怎么能这样贬低人呢？”郭小杰的脸色倏地变了。

“不是贬你，这是事实。”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郭小杰气加重了语气。

“好啊，郭小杰，你敢用这种语气来吼我，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浑蛋，你……”电话那头的骂声戛然而止。

郭小杰一惊，显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失言”了，的确，三年多来，他一直对胡嘉嘉呵护有加，刚才一时心急，没有注意说话的语气。于是，他马上又拨过去，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忙音。随后郭小杰又拨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他知道胡嘉嘉已然关机，只好悻悻地把手机丢在桌子上，抱头睡起来。

但哪里睡得着，满脑子都是胡嘉嘉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她的举手投足，她的娇羞妩媚。以前的种种温馨和美好，都化作痛苦的相思。可是，既然选择了煤矿这个行业，郭小杰知道以后和胡嘉嘉的争吵还会不断上演，这以后该怎么办？郭小杰一整晚翻来覆去，心乱如麻，竟然一夜无眠。直到窗外透出些许光亮，隐隐传来鸡鸣狗叫声，他才知道，新的一天又来临了……

第一次下井

(1)

郭小杰洗刷完毕，刚出门，看见何耿正朝职工宿舍走来，于是挥了挥手，大声叫道：“何主任好。”

“小郭，这么早啊。”何耿抬头见是郭小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郭小杰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何耿打量着郭小杰说：“怎么，刚到这里不适应，没睡好吧？看你眼睛肿得像马蜂窝。”他虽然戴着一副眼镜，但眼神中却闪烁着煤一样乌黑闪亮的光芒。

“没什么，初来矿山太兴奋了，昨晚没怎么睡着……”郭小杰憨厚地笑了笑，用手擦了擦眼睛。

“这矿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吧？”何耿同样笑了笑，隔了片刻，问道，“你早上喜欢吃什么？面条、包子还是馒头？”

“什么都可以，我不挑食，只是我早上吃不了多少，随便吃点就饱了。”

“早餐很重要，西方人都是牛奶、鸡蛋加面包。我们矿里条件虽然有限，但吃饱喝足还是可以满足的。”

两人说着来到了矿里的职工餐厅前。此时已有不少矿工端着碗，或站着或蹲着，大口大口地吃着碗里的面。

其中一个身穿宽松的工作服，头戴矿帽，脸上还残留着黑漆漆的煤灰，只有一双眼睛显得贼亮贼亮，嘴里却一刻也没有停歇，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

郭小杰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见“全副武装”的矿工，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何耿回过回头来，道：“第一次看见吧？”郭小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何耿笑道：“矿山人没有很多讲究，他是刚刚出井，可能是实在太饿了，还没有洗漱就来吃早餐了，以后就会见怪不怪了。”

两人说话的声音显然惊醒了正陷入美味中的矿工，他抬起头，用一双乌黑明亮